

綱鑑合編

第二冊

袁了凡
王凤洲
著

綱鑑合編

北京市中国书店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

鹽城印鸞章校訂

唐紀

●太宗皇帝

諱世民高祖次子也母竇氏生而不露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

名之爲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其年十八舉義兵初封秦王唐得天下皆其功也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反爲所斃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壽五十三○帝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聞惡德多矣

秦王破陳樂

綱丁亥貞觀元年正月宴羣臣

鑑奏秦王破陳樂

太宗爲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曲舞用樂工百二

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號神功破陳樂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蓋取左傳七德之義

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

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七德舞

附七德舞長短句

七德舞舞德歌保自武德至元和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賊寶意曲終移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賊寶

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帆人賣子分金贖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惑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聖文太宗下志在今歌舞之歌七德舞聖人

綱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鑑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

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尹遂昌

夫官以諫爲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諫使諫官得

或有舉其說者安石則曰是又益兩參政也於是遂已夫安石能言於在下位之時不能容於
乘大政之日其好同惡異之意蓋見於此然則諫官入關固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
體而行之則貞觀
之治可復見矣

更議定律令

鑑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
爲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久矣宜有以易之裴弘獻請改爲加役
流謂流配而加役作也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賜絹以愧貪墨

鑑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於殿庭賜絹數十疋大理
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
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留音

袁了凡

或問唐太宗嘗賜絹以辱賊吏後漢王烈之居鄉也有盜而覺焉者以布與之
二事同乎曰帝者勅大法以行教士者持清論以格俗所乘之勢異也太宗於

是乎失刑矣且太宗賜絹於方犯之初此爲賞
袁彥方與布於已悔之後此爲賞善固不同也

鑑二月分天下爲十道

鑑初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

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爲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
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爲
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

分天下爲十道

京官更宿內省
工人借弓爲喻

君子用人如器

嶺南入朝

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綱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綱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

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

曰本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彘者辨之未精也

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

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綱太宗是時切於治汲汲

如此雖欲不治得乎○按太宗數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此即明四目達四聰之意也

范華陽

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綱六月封德彝卒

綱上令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

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

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

綱九月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他官參預政事自此始

丁南湖

他官參預朝政以並宰相之權創制也殊恩也杜淹乃如晦之叔平生宜績無清白名有損太宗之寵任惜哉

綱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綱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

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

宿久也

一言勝
十萬之
師

詔崔仁
師按獄
青州

崔公平
恕無枉

以孫伏
伽爲諫
議大夫

劉林甫
請四時
選士

告者已數年而盜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盜遣其子智載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

綱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 目時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止坐其魁首十餘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爲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罪亦所願也及勅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綱以孫伏伽爲諫議大夫 綱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

綱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 綱隋世選人十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爲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序各

徵劉子翼不至

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注曰可謂銓曹之善政矣

百官志

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之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

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不能備舉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

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

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書

不至何美子翼也子翼亂則進治則退曷爲美之子翼親達盛世甘於不仕以奉老母可謂知所先者或以爲譏則過矣

以李乾祐爲侍御史

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

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

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

戊子二年三月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及尚書議之

上以岐州刺

史鄭善果犯罪與囚同引見詔自今三品以上有罪聽于朝堂俟進止

胡寅

太宗得待臣以恥之道矣然設有誣陷寬抑欲面訴而無由其所失又多矣不欲使與囚同引者則引可也

關內旱饑赦天下

時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

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

暗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

太宗是時君德清明勤卹民隱每有饑旱輒書於冊去夏嘗詔

山東眼卹餉租今又特降敕令其愛民之心可謂切矣綱目書之亦以見太宗之有志於民而非特紀其災異也下書畿內蝗亦然

祖孝孫
奏雅樂

綱太常少卿祖孝孫奏唐雅樂目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爲梁

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

鑑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

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溫公

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

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

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國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達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

尙殺盧祖

十百年然後治周浹鳳凰來儀也太宗邇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于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瞎拳石而輕泰山乎

綱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尙

鑑上以祖尙才兼文武命鎮交趾祖尙拜

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尙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爲政令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

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上曰然邇者盧祖尙雖

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爲太暴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

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爲之霽威今南陽人呼雨陽

止爲霽霽者止也上嘗得佳鶴反戈笑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鶴

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

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事不避難臣之節也祖尙受命鎮撫交趾而復

悔堅以疾辭甚失人臣之義然太宗命斬於朝堂則罪不至此亦太甚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綱十一月以王珪爲侍中

鑑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

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察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

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至是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

以王珪爲侍中

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上嘗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

按國語齊桓公之郭聞父

老曰郭何故亡對曰郭公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則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

袁了凡

太宗納廬江王瑗之姬善王珪之諫而遂出之帝之出之也能自克以從諫也其有旨乎珪之言也乃珪之所不言者帝盡亦思之乎夫巢刺王紀實在也何

有於廬江而帝弗之思也珪亦弗之思也

詔舉縣令

詔舉堪爲縣令者 上曰爲朕養民唯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

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

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耶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特筆也太宗此詔其闕於風教大矣故謹書之

己丑三年春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責宰相
求賢

唐世賢
杜相推房

君臣同
一體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
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尙書細務屬左右丞唯
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李氏

說人以任相爲職宰相以任人爲職使宅百揆所以命其才受任可謂知任相矣玄齡聞人

有善者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可謂知相職矣是以居端揆十五年百司庶府皆稱職也竊嘗論之宰相非量才授任爲難而爲相用人之不易貞觀之盛羣材蟻附一財計用之任雖賤有司且能之玄齡持以度支關天下利害審虛其位而不以與人當任於已而不苟用士蓋以民力所繫不當委與刻之吏國計所本不可附案歛之臣故當抱乏材之嘆而不容苟且以具其當受吝權之議而不忍冒昧以興下此其所以號稱名相與

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
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鑑帝益親魏徵徵自以爲不世之遇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
當帝心者或告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
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
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
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尙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
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

魏徵願為良臣

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皋陶稷名棄，姓姬氏，契音薛，姓子。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關龍逢，夏桀臣，比干殷紂臣，皆以忠諫死。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

胡致堂

諱於分，其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未有優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徵言之過，

此自足以警帝之意矣。夫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敢強諫，則曰吾效稷契皋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乃以桀紂待吾君而欲為

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人主兼聽則明

鑑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异，羊吏反。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國房立齡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今

以馬周
為監察
御史

常何知
人

以漢紀
賜李大
亮

突利可
汗入朝

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
上乃釋不問綱目書以房杜為僕射魏徵參預朝政而分注載其論治之要蓋以太宗治之際反覆觀之必有得於言意之間矣

綱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

目在平人

名仕疑反在平縣今東昌府是也

馬周客遊長安舍

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早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綱目周立朝建明當時周號剴切然經國遠猷之略用之惟恐弗及如此天下烏有遺才治道焉有不進者哉

綱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

目上遣使至涼州大亮有

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後漢

荀悅為秘書監漢紀三綱目書以荀悅漢紀賜之夫漢史乃一史籍之微者耳而特書于十卷議論深博極政之體

冊則見太宗之勵其臣以美而不以利也豈不休哉

綱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

庶幾可雪前恥

突厥朕嘗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

綱壬午靺鞨遣使入貢

靺鞨北狄國名本號粟靺鞨姓太氏其先有舍利乞乞仲象者渡遼水附於高麗仲象死子祚榮立唐玄宗時拜爲渤海王自是去

祚榮即古肅慎地也京兆府東北萬里抵于大海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

策禦戎上

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綱閏月蠻酋謝元深等來朝

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

作王會圖

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

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

丁南湖

周武王雖以王會爲侈卽以旅獒爲戒蓋明王貴盛德不貴遠略也師古之爲此圖不亦啓其君之遠略乎向使其不遇太宗而遇煬帝則此圖與裴矩之四

域圖不異矣

李靖夜襲突厥

綱庚寅四年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

惡陽嶺在山西大同府馬邑縣東南卽太

也和嶺

夜襲定襄破之

定襄唐之縣名屬山西

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

目遣

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唐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靖

引兵與世勣會白道

名縣

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比則難圖矣

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擊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

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

後儉說遂勒身得歸

兵夜發世勣繼之遂大破突厥於陰山

陰山北戎之地東西千餘里草茂多禽獸匈奴依阻其中漢武克匈奴置陰山縣

唐儉輩何足惜

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後魏每戰之

乃書布于漆竿名爲露布

天可汗

張寶相擒突厥以獻

付託得人置酒凌烟閣

溫彥博處突厥

鑑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可汗音殫寒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范華陽

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爲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不足爲後世法也

綱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目頡利敗走往依

沙鉢羅設蘇尼失部落沙鉢羅部名設其人也蘇尼失人名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

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遂空上御順

天樓受俘館之太僕鑑上皇聞之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

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

置酒凌烟閣凌烟閣在陝西西安府城中唐太宗圖畫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閣上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

公卿迭起爲壽逮夜而罷目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

西域其降唐者尙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

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上從之處突厥降衆

于幽靈諸州

幽州即新津府今爲順天府靈州即靈武郡也今爲靈夏衛屬陝西道

其酋長皆拜將軍中郎將

五百品餘

人哈與朝士相半

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范華陽

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中國

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于朝廷徒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爲夷也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胡致堂

顏師古李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溫彥博

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爲乃天地之氣有淳正偏駁之殊也有教無類豈操雜華夷之謂乎

林邑遣使入貢

林邑南蠻國名

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

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未

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胡致堂

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而興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爲不順以獻火珠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貪其寶而甘其慢也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爲今日財力

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卽爲之罷

役仍賜玄素綵二百疋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

之言矣

回天之

張玄素
諫修治
洛陽宮

林邑遣
使入貢

丁南湖

玄素爲台諫事太宗諫修洛陽宮至以樂紉煬帝爲比是實台諫也繼爲東宮庶子事承乾承乾道敗不學則諫不見實友則諫醜德日聞則諫果疏危言致

除鞭背
刑

大有年

魏徵勸
之行仁義
之效

使承乾遺尸奴蠲之刺客伺之而其直烈不肯少降是真宮僚也夫承乾下愚不足貴矣太宗亦不能堅聽而明年復修此宮君子可不貴其備乎

綱以李靖為右僕射。目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

綱除鞭背刑。綱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繫。咸附於背。詔自今毋

得笞囚背。美仁政也

胡致堂謂太宗誠有意于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

刑法志謂古之為國者。講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後世作為刑書。唯恐不備。

天下然其天資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道。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謙焉。

綱大有年。綱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

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

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羣臣

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綱甚矣治世之難達也。入書

凡六見于冊。梁武帝唐明宗皆分。論治之世。無足深取。若夫海內者。皆為一人。物阜康行。帝行王之大。有年書

簡而意足。然而非太宗能斷於中。知所決擇。其不為。儉人所移者。幾希。惟魏徵言之也。明而太宗

之。心行太宗之治。振古有先夫。豈無自而然哉。後之有志於當世者。苟能以太宗

綱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